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代解读

历史的肉身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当代解读

吴猛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代解读

历史的肉身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当代解读

吴 猛 著



 復旦大學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肉身:《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当代解读/吴猛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12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代解读)
ISBN 978-7-309-14037-8

I. ①历... II. ①吴... III. ①《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恩格斯著作研究 IV. ①A81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52486号

历史的肉身:《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当代解读
吴猛著
责任编辑/陈军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出版部电话:86-21-65642845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960 1/16 印张14.75 字数237千
201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

ISBN 978-7-309-14037-8/A·39
定价:5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吴猛, 1975年生, 河南平舆人, 哲学博士(复旦大学, 2004)。现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被评选为2015年度上海“社科新人”。研究领域: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资本论》及其手稿, 当代法国哲学。出版专著《福柯话语理论探要》, 在《哲学研究》《世界哲学》等各类刊物发表文章数十篇。

本书由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
资助出版

前 言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常见的赞誉之词是：这是“一部科学共产主义的卓越著作，它精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系统地说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①。斯大林在讨论理论问题时，最喜欢引用的就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对于他而言，恩格斯的话本身就是论证^②。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③，但在特定时代的大众狂欢中，这些声音显得如此不和谐，因而很快就被淹没。然而，当社会大潮退却，铅华尽洗，这一作品又归于寂寞。它在大众的喧嚣声里拥有荣光，又在另一种喧嚣声里寂然。我们当然可以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诞生于一个属于它的时代，它之成为真理只是出于大众对它的真理性的需要，正如它归于寂寞不过是由于失去了大众对它的需要一样。但这并不是根本的原因。如前所述，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时代是一个物质欲求高于真理欲求的时代，而恩格斯正处于这一时代到来的前夜。恩格斯自觉地扮演着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角色，直至去世，一直都以“真理”的身份面对无产阶级“大众”。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蓦然回首，曾经的“真理”与“大众”已化为一片模糊的身影，而那个时代的思想革命却留下了深深的辙痕。

① 列·伊利切夫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程代熙等译，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02页。

② 这一点典型地体现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作品中。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24—454页。

③ 像卡弗(Terrell Carver)就认为，“实际上，此时的恩格斯与他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的思想相比是退步了。”(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姜海波、王贵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6—127页)在他看来，从1859年以后，特别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阐发违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初制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

本书旨在通过具有“考古学”性质的工作，拂去蒙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上的“真理之尘”，目的则在于显露它本身所具有的真正的真理之光。我们将首先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这部著作的诸多理论判断会遇到的困难。这些理论判断曾使这部著作被奉为权威，但也正是这些判断使这部著作在当代备受质疑。在这一工作中，我们将尽力扮演一个“中立”的研究者的角色，“就事论事”地将这一文本本身提出的若干问题放在“纯粹”的思想史视野中加以讨论，就像对待任何一本哲学经典著作时应当做的那样，而采用这种阅读方式也是对恩格斯这位杰出的思想家应有的尊重。通过这种考察，我们试图把握的，并不是已被人们熟知的那个体系，而是不断出现的“症候”。这些“症候”之所以成为“症候”，就在于恩格斯的某些观点如果以这个文本中所采取的方式直接进入思想史的话，多多少少会让人产生困惑和疑问。不过，恩格斯除了是思想家之外还是一位革命家，因此像《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样一篇原本只是为工人阶级撰写的批判性论著，为了宣传的需要，自然要简明扼要，而不是如一般学术著作那样力求论证周严。可以想见，在这部作品中被清晰表达的那些观点背后，还有若干没有完全展现出来的论证过程、辅助性阐释甚至更大的论域和更深的问题意识。如果我们不去考察这些论证、论域和问题意识，我们事实上就无法准确地把握这部作品所表达的诸种观点。这正如看一座冰山，只看海平面以上的部分显然无法窥得它的全貌。同时，鉴于恩格斯一生思想经历过多次变化，要把握他的问题意识，就只有从这种问题意识的形成过程来理解。因此在考察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的多种“症候”之后，我们将深入恩格斯的文本特别是早期文本，考察恩格斯的问题意识的形成过程。恩格斯在1886年用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简要地介绍了他的思想立场，但他成长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作者，却用了整整五十年。当然，在他铸造自己的唯物主义思想的过程中，他不断吸收一些思想，又不断丢弃一些思想，但无论是被吸收的还是被丢弃的东西，事实上都以肯定的或否定的方式构成他的思想组成要素，因此都是值得作一番探问的。当我们把握了恩格斯问题意识形成的历程，并因而把握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深层论域之后，可以发现，我们对该著进行的“马克思学”式的“中立”考察所获得的结论，其实恰好并不“客观”。但这并不表明此前的那番研究毫无意义，这不仅是因为，如果没有经历这一工作，恩格斯思想将无法被学术化，因而无法从其经常被以双重方式审视（一

方面被认为是“经典”，另一方面又遭到轻视)的尴尬局面中走出，还因为这一工作通过重新整理恩格斯在该著中所涉及的思想史问题和素材，为重估恩格斯思想的价值进行了准备。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视野下，晚年恩格斯试图在理论上阐明人类社会、思维和自然界的统一性，从而向世人展现庞大的“历史的肉身”。在革命话语渐渐远去的今天，恩格斯的这一工作的当代意义正在凸显。

本书是在作者近年来在复旦大学为研究生和本科生开设的相关课程的讲稿基础上完成的。我的学生张晓萌、龙姣和刘丹琦帮我整理了部分讲稿。本书的部分内容曾以论文的形式发表过，包括第一章第一节(发表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11期)、第一章第三节(发表于《世界哲学》2018年第5期)、第一章第四节(发表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17期)和第一章第五节(连同第四章第五节的部分内容一道发表于《理论探讨》2018年第6期)。复旦大学出版社陈军老师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许多心血，给予我非常大的帮助。在此谨向所有在本书的写作和出版过程中帮助过我的朋友们一并致谢!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代解读

《新世界观的第一次公开问世——〈哲学的贫困〉当代解读》 余源培、付畅一

《激进政治的兴起——马克思早期政治与法哲学批判手稿的当代解读》 邹诗鹏

《资本与历史唯物主义——〈资本论〉及其手稿当代解读》 孙承叔

《历史的肉身——〈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当代解读》 吴猛

策划组稿 陈 军
责任编辑 陈 军
封面设计 马晓霞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八个“症候”	1
一、恩格斯的叙述起点	1
二、恩格斯论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性质”	13
三、恩格斯论黑格尔学派的解体	21
四、恩格斯论“哲学基本问题”	35
五、实践如何证实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48
六、恩格斯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54
七、恩格斯论费尔巴哈的实践哲学	63
八、唯物主义何以可能“辩证法化”?	75
第二章 恩格斯最初的问题意识:青年黑格尔派、黑格尔与费尔巴哈	82
一、从青年德意志到青年黑格尔派	82
二、理性与个体行动	90
三、恩格斯对谢林的黑格尔批判的批判	98
四、青年恩格斯的人本学化的黑格尔阐释的内在困难	115
第三章 恩格斯问题意识的深化:共产主义与国民经济学	122
一、恩格斯对英国工人运动的观察	122
二、恩格斯与共产主义问题	123
三、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的研究的缘起	133
四、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的主要成果	136
五、“英国经验”与“德国哲学”	145

六、恩格斯对英国工业革命的分析	148
七、“完全经验的方式”	152

第四章 恩格斯是如何成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 终结》的作者的？	161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新历史观的基本视野	161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共产主义问题	169
三、《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意识和意识形态问题	175
四、黑格尔辩证法如何重新回到恩格斯的视野	179
五、重新理解《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97
附录 马克思早期的“形式”概念与黑格尔的“形式”概念	207

第一章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八个“症候”

从结构上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黑格尔辩证法问题,第二部分讨论唯物主义问题,第三部分批判费尔巴哈人本学中的唯心主义,第四部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自然观的概述。恩格斯的这一著作像他的其他著作一样,行文简洁、清晰而流畅,在字句上几乎没有什么令人费解之处。但是,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来审视的话,我们会发现,在这些简洁、清晰而流畅的文字中间,隐藏了不少“症候”。本章将重点分析八个“症候”,这些“症候”所涉及的问题分别是:恩格斯的叙述起点、恩格斯关于黑格尔哲学“革命性质”的理解、恩格斯关于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的理解、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恩格斯关于实践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中的作用的、恩格斯关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理解、恩格斯关于费尔巴哈实践哲学的理解、恩格斯关于唯物主义之“辩证法化”的理解。

一、恩格斯的叙述起点

作为一个踌躇满志的哲学青年,27岁的施达克(Carl Nikolai Starcke)^①万不会料到,他发表于1885年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居然会让他青史留名;他更未料到的是,自己青史留名的方式居然如此特别:在66岁的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充当靶子。施达克在

^① 关于施达克的生平,参见田毅松:《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研究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15—18页。

书中评论的是当时在德国思想界已成明日黄花的费尔巴哈。正是费尔巴哈这一主题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问题引起了恩格斯的兴趣,后者在整理《资本论》第三卷最胶着的时候接受了《新时代》杂志社编辑部的邀请,撰写了这部著名作品。

从基本内容上看,这部作品的结构似乎是很清楚的: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和马克思哲学构成了它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这一“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叙述结构显然与恩格斯的写作目的有关。

按照恩格斯自己的说法,他写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直接目的,是要完成一个从1845年以后“再没有机会回到”的题目,这就是清算“我们”(指他和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以及与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恩格斯在这里提到1845年,显然是指他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工作。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目的,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作过如下说明:“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①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不论今天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其第一章的写作如何充满了“罗生门”般的谜,该著的基本内容都是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而这也正是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基本目标。但值得注意的是,两部著作达到目标的方式有所不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论战的方式“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而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则以梳理历史的方式,对于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再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诞生这一条历史线索进行了梳理。

乍看上去,这一差别如果不是无关紧要的话,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时代条件”不同嘛。

的确,对于1886年的恩格斯来说,四十余年过去了,但所谓“我们的见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2—413页。

(在恩格斯看来主要指“由马克思所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①)与德国哲学的内在关系却依然没有得到澄清,就是说,没有得到系统而完整的说明;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某些问题上的支离破碎的看法,人们可以从中得到若干富有启示性的观点,但却无法揽其“全貌”。而1885年施达克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出版,使恩格斯终于遇到了一个继续开展这一工作的契机。施达克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青年作者,而恩格斯则早已名满天下。恩格斯之所以选择为这本书撰写评论的机会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关系,当然与这本书触及了一些重要理论问题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这本书的出版恰逢马克思主义在整个欧洲范围遇到严峻挑战之际——尤其是当时德国思想界的新康德主义倾向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排斥和侵蚀,已经到了让恩格斯不得不发言的时候。这样,恩格斯就面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辩护的任务。而这就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源头,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形成的内在逻辑,而其关键环节正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问题。

这种“时代条件论”固然极有道理,却极易使人们忽视一个问题:为什么面对新康德主义挑战的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不是以对于康德的批判为起点,而是以对于黑格尔的赞扬为起点?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此前一直试图澄清自己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但一直没有机会完成这一工作,而施达克的著作正好为恩格斯提供了一个完成宿愿的契机。的确,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都在不断返回的理论问题。

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都曾作为活跃分子参加过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并分别经由青年黑格尔派的中介对黑格尔哲学进行过系统的阅读。尽管二人的黑格尔阅读所获得的理论成果并不完全一致^②,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合作之后,二人对于黑格尔哲学的理解的差异性却被这种合著形式掩盖了。在他们合著的第一本书即《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进行了大量批判工作。读者自然期望在这本著作中讨论他们的思想和黑格尔主义的内在关系,但他们的重点却仅仅放在他们的“共同立场”与黑格尔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5页。

② 关于这一点,诺曼·莱文(Norman Levine)在《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中译本,臧峰宇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一书中有所讨论。

主义的立场之间的某些差异上(并且是以令人眼花缭乱的“论战”的方式),而远未“系统地”回答这一问题。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再次试图对黑格尔进行批判。尽管这一批判相较于《神圣家族》中的批判而言要深入的多,但马克思这一批判的重点在于辩证法,确切地说是《精神现象学》中的辩证法,而马克思自己与黑格尔之间的思想关系并未得到“全面”反思。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目标尽管是探讨他们的共同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但由于他们的思想对手并不直接是黑格尔,而是黑格尔形形色色的门徒们,因此他们并没有直接以黑格尔哲学为对象,而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具体说来,集中于费尔巴哈和施蒂纳)来开展这一工作的——即便如此,他们依然认为问题已经“弄清”了,换句话说,他们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已经得到了澄清。

而在1845年以后,欧洲工人阶级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特别是1848年前后紧张的欧洲形势,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基本已没有精力再细致思考自己的思想与黑格尔思想的关系问题;对他们而言,当务之急是对当下发生的事件阐述自己的立场、或在他们自己的思想与革命之间建立内在关系,以对欧洲革命产生影响。直至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辗转流亡到英国,前者开始系统地开展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工作,而后者则在二十年间终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在实业工作上。

马克思在1857至1858年间所写作的经济学手稿,往往被认为是“黑格尔主义的复归”,但若细致地阅读该手稿的“货币章”“资本章”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我们会发现这一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且不说在上述“导言”中马克思谈论自己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时对黑格尔的直接批评,就连最容易被当作“再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关于货币和资本等问题的论述,所体现出的叙述方法也体现出黑格尔辩证法的异质性。但即便如此,马克思思想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关系仍然未被正面讨论。

在1873年为《资本论》德文第二版写作的“跋”中,马克思终于正面提及了自己黑格尔及其辩证法的关系:“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却已高兴地像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松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因此,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

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①阿尔都塞曾对这篇“跋”中所出现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关系以及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关系进行过分析^②。按照阿尔都塞的看法,马克思并未真正理解自己的叙述方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之间的根本区别,反倒通过上述说法为人们混淆这两种方法留下空间。的确,如果我们对《资本论》第一卷的叙述方法进行仔细辨析,就会发现,如果说有某种内在于其中的“辩证法”的话,这种“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完全异质,既无共同指称,亦无共同含义。

这样我们就看到,在1845年之后,直到马克思去世之前,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事实上都没有再认真地回到黑格尔哲学这一论题上来。因此恩格斯说:“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四十多年,马克思也已逝世,而我们两人谁也没有机会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关于我们和黑格尔的关系,我们曾经在有些地方作了说明,但是无论哪个地方都不是全面系统的。”^③但如果仅从上述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理解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从黑格尔开始进行分析的原因,显然并不充分。因为恩格斯所面对的显然并不是一个单纯旨在填补“学术空白”的“哲学史问题”。如前所述,恩格斯在1886年写作这一著作是有其“实践目的”的:“这期间,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另一方面,德国的古典哲学在国外,特别是在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有某种复活。甚至在德国,各大学里借哲学命运来施舍的折衷主义残羹剩汁,看来已叫人吃厌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越来越有必要把我们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我们怎样从这一哲学出发又怎样同它脱离,作一个简要而又系统的阐述。”^④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德国的古典哲学”当然并不仅仅指黑格尔哲学,毋宁说,这里虽然包含黑格尔哲学的复兴,但恩格斯所面对的更为重要的挑战显然来自被他称为德国的“折衷主义”的新康德主义的兴起。因此,恩格斯的讨论不是从康德开始,而是从黑格尔开始,必定另有原因。

我们或许还可以从恩格斯与马克思的思想背景差异出发考察这一问题。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页。

② Louis Althusser, *Avant-propos de Le concept de loi économique dans le Capital de Marx* de Gérard Duménil, Librairie François Maspero, Paris, 1978, pp. 7-26.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5页

④ 同上书,第266页。

马克思对哲学史的理解相对比较全面：可从马克思的著述中找到并被视为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背景”者，绝非仅仅是黑格尔哲学，伊壁鸠鲁哲学、亚里士多德哲学、法国唯物主义、康德哲学、费希特哲学、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费尔巴哈哲学等都曾以不同方式进入马克思的视野。尽管在马克思一生的思想发展中，黑格尔的因素不断以各种面目出现，有时甚至相当突出，但并不能说马克思的思想主要受到黑格尔哲学主导。但在恩格斯那里，情况完全不同。恩格斯在青年时代在柏林服兵役时通过青年黑格尔派接触到黑格尔哲学之后，就一直以黑格尔哲学作为其主要思想资源。思想资源的单一性导致了恩格斯理论视野的局限性，而也正是由于这样，恩格斯和黑格尔的关系也要比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更加密切。这一思想特征将伴随恩格斯一生。

受到诺曼·莱文支持的这一视角自然十分有趣，但却无法作为回答上文中我们所提出的问题的严肃论据。因为与黑格尔的关系是否密切，与在一个回应新康德主义挑战的文本中以对于黑格尔的讨论为开端，着实并无直接联系。

或许，解决文本中的问题的最好办法，是从文本本身出发。

将黑格尔哲学视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叙述起点，是就该著的“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的基本写作框架而言的。当进入文本时，我们会发现，恩格斯为讨论黑格尔准备了一个简短而有趣的“楔子”，它为读者引出了这个文本的另一层意义上的“叙述起点”。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开篇（关于黑格尔的讨论出现之前），恩格斯提到了“一个时期”，这就是德国准备 1848 年革命的时期。根据恩格斯自己的说法，他之“返回到”这一时期的契机，乃是施达克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提供的。“德国准备 1848 年革命的时期”，自然是指 1830 年代和 1840 年代。一本施达克写于 19 世纪 80 年代的著作何以会使恩格斯回到“一代之久”以前的那个时期？显然是由于这本书讨论的主题即费尔巴哈哲学——费尔巴哈最主要的思想都出现在 1830 年代后期到 1840 年代初期。

鉴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所讨论的主要是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我们或许会认为恩格斯此处提到 1848 年革命不过是为一个时代做标记。但恩格斯接下来对这个时代的界定否定了这一点：“那以后我国所发生的一切，仅仅是 1848 年的继续，仅仅是革命遗嘱的执行罢了。”^①这里所强调的，显然不再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第 267 页。